

在宝鸡，在建筑行业里，谁不知道“69”？“69”是冶金工业部第九冶金建设公司在宝鸡的代号。

六十年代初，宝鸡的大厂小厂中流传过这样一句饶有趣味的话，“51”的大围墙，“38”的大礼堂，“69”的大楼房……几“大”里，69也占一“大”。人们把69盖起的一幢幢高楼大厦，同51号信箱那蜿蜒的厂墙、38号信箱那富丽堂皇的礼堂（刘少奇主席曾为之亲笔手书“宝成俱乐部”五字）相提并论，互为媲美；当然，那是当年的眼光。现在看来，也许算不了什么。今天我们盘指算算，69的职工们逐鹿中原，转战南北，几乎年年创优，项项夺标。难怪人们在“69”前头加个“优”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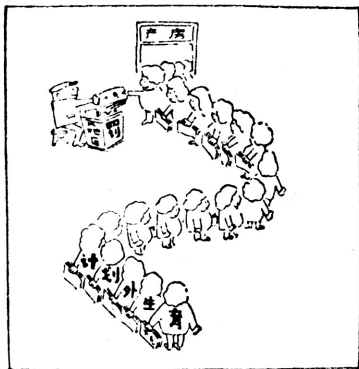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衷心的赞扬！
这是对69工程质量的公正评价！

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是中国的“钛城”，也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稀有金属材料加工生产和科研基地。从65年到76年，九冶人在十年浩劫的困难日子里，勒紧腰带，咬着牙关，以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，承担了该厂的全部建设任务，安装调试了该厂从日本、西德、瑞士等十几个国家引进的大型设备……

在“钛城”，车间一排排，楼房一排排，机器一排排，既挺拔又疏阔……看着那规模宏大的厂区，那鳞次栉比结构复杂的高大车间和那自动化程度高、技术先进、安装调试难度大的一套套引进设备，人们不由得会想起它们的建筑和安装者来，如今他们在哪里呢？

中国“钛城”的建设成功，使九冶在宝鸡产生了很大轰动，九冶正是从这里开始向陕西人民“登台亮相”的，从此他们兵分三路，转战四省七市，最远的还打出了中国，到了美国关岛，在那里给人盖房子。

在铁道部宝鸡工程机械厂，九冶承建了他们轨道工程车组装车间和计量楼等八项工程，施工人员高标准严要求，精心处理每一个细节，他们



“门票” 李中强

哥哥（散文）

曲玲

纯属偶然，我翻到了《陕西日报》的“双杯”征文散文《变味》，作者，曲明。没错是哥哥。当然我不止一次看到过他的作品。可每当他的名字在报上出现，我心里总有一股说不上来的滋味。是喜？是嫉妒？好像都不是，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光阴似箭，该忘的都忘了，忘不了的至今还历历在目。

那时，我还小，做饭时，哥哥总是抢着烧

火，我知道拉风箱当然比做其它轻松得多。后来我才明白他争着拉风箱是为了看书。烧火时，腿上总是放本书，一边烧一边看，有次竟把火给烧灭了。

他是一个书迷。书是父亲给他买的，他从不让我动。无论我怎样抗争，就是不让我看。当时他的书很多，并且



冬曲（石刻）田雨泽

一边看一边作笔记。他有一个很厚的本子，一本是《零拾集》用来摘录别人的名句和精美文字。另一本是《文选》，用来抄选别人的好诗好文章。另一本是《速写本》，经常用来写一点小杂文；小小说。他的作文经常作为优秀作文在全班读。

后来他应征入伍。

临行前虽然母亲做了大量的工作，让他把书箱子钥匙留给我，可是他还是带走了。当时我真想给他把书箱子砸了，并发誓一辈子不再叫他哥哥了……

现在我和他虽然离得很近，却很少去。因为他曾悄悄告诉我，“每个礼拜天都希望你嫂子带孩子回娘家去，这样我可以吃上一天干馍，看上一天书或者写点东西。”当然我得知趣点喽。况且我每次去都要他几本书，瞧他那样，简直象是我心一样。

有志者事竟成。愿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展翅飞翔！

“优”字“69”

——寄自九冶宝鸡工程处的报告

杨本寿 尹西农

一枚沉甸甸的银盾和一本红彤彤的证书。当你踩着光滑的水磨石地板，走进西凤酒厂成装车间，看到一箱箱红西凤白西凤缓缓运出，你可能不会想到那诱人的琼浆玉液里也和着九冶人的汗香……

还有生产延安和金丝猴的宝鸡卷烟厂生产线，高耸入云的宝鸡电视发射塔，难度大要求高的宝鸡自来水公司水头工程，宝鸡啤酒厂的大型现代化车间……仅从1985年至1987年三年间，69就创了10项全优工程，564个分项优良工程。

这是个令人惊喜的数字。建筑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项目之一，曾被赵紫阳同志称为“排头兵”。报载：改革之潮一浪紧似一浪，89年有600万建筑大军将要失业。而又有多少建筑单位在竞争中面临破产的危机呀，可69却骑在优字“马”上疾驰！

我们找到了69在宝鸡施工队伍的负责人冷春辉经理和赵必信书记，他俩把其他“指挥员”申世桥、阎跃伟、李宏强一一介绍给了我们。在同这些“指挥员”接触的日日夜夜里，我们才慢慢悟出了他们创优的奥秘。

他们的领导成员全是大专以上学历，是一个层次较高的管理群体，不仅积极发挥每个技术人员的优势，而且注重群体力量和效应。为了抓好质量，他们成立了25个QC小组，犹如25双机敏的眼睛，盯在现场，瞰着工程，时时监视着可能出现的偏差和失误。

他们把权力下放给队长——

第一工程队队长丛者山，人称“摩托队长”，每天驾着轻骑，穿梭于五六个施工点。他象拨算珠一样把工长、组长、班长还有“五大员”拨到恰当位置，又牵住技术、预算、材料的鼻子，抛出“分点分工承包法”、刮起人人讲质量之风，风吹愈猛，优良率愈高，以近两年为例，86年分项优良率为80%，87年就一下增为91%。

有这样一件不算感人的事——

宝鸡市自来水公司取水工程，是1986年全市十大工程之一，由于“骨头”难啃，甲方委托了七八家单位都无人接。当他们找到69后，想不到69那么痛快地就拍了胸脯。为了保证市民夏季用

外观漂亮，室内优雅，质地考究。它竣工后，宝鸡市来人了，冶金部来人了，通过几天的实测实量和质量鉴定，获得了市优和部优，捧走

三爷的帽子（散文）

孙岩

三爷爱帽子成癖。他的种种帽子够开个专柜。

三爷以理发为副业，可他自己从不理发，他是秃子。从年初一放炮下饺子到腊月三十守夜包饺子，三爷帽子不离头。据说他连睡觉都不摘帽子。因三奶奶守口如瓶，此据无可考。帽子是三爷的脸面。

“割尾巴”的那阵开过三爷的批判会，我们几十个半大

小子挤到“前排就座”，跟着台上呐喊，好不惬意。三爷脸涨得平而长，不脱帽，被工作组视为顽固，便断喝：“帽子脱了！”三爷无奈，一顶油芝麻花的解放帽便在他手上素素颤抖，秃头红一撮、白一撮、黑一撮，在阳光下异常鲜明，引来笑声如潮。工作组拼命拍桌子，拍到脸绿，拍得三爷紫脸变青，青脸变白。会后三爷为乡亲们免费上门理发三天，末了他说：“把驴日的尾巴割了！”

有次我去理发，偷看到三爷照镜子剃秃头的情景。想不到理发推子就出了毛病，生拔毛有五、六次之多。完后他拍拍我泾渭分明的后脖梗，说：“便宜你小兔崽子一回，不收钱了！”结果我省一毛五分钱却赚了个“茶壶盖”的外号，一直叫到高中、叫到返乡、叫到考上大学坐上火车感到火车转动的那半分钟，三爷还让他的小女儿丽丽喊了一声“茶壶盖，拜拜！”三爷有三爷的幽默。

上大学头一年，我爹中风瘫在床上。三爷月月给我爹剃头刮脸修指甲擦身。三爷“萝卜不大辈大”，他比我爹小十岁，而且出了五福，但他侍候我爹象侍候他老子。从那时起，爹总念叨一句话，让贵娃给他三爷捎顶洋货帽子。这话直说到咽气。于是三爷的帽子才如此洋洋大观。

今年回乡给爹上坟，我照例给三爷送一顶帽子。但我万万想不到，三爷竟光着头，满头黑发乌油闪亮，象得了返老还童的仙术。一问才知道，那是丽丽在广州学艺时特意定做的假发套，足足花了六百。丽丽承祖业在县城办起了“佳丽美发廊”，包括茶壶盖，各种新潮发式都作得，生意便红火。三爷说：“这帽子一准小了；没见我有头发——？”该说“套”字时，他喘气长了点，省略了不说。我说：“等我回城再寄顶大号的来，保好。”于是三爷脸上纵横交错绽开一朵花。他突然说：“三爷明个带你去‘佳丽’烫个发，免费！”我说：“我的好爷，咱如今当了科长，还敢理茶壶盖吗？”说完我们相视大笑。

三爷鬼精，明知不戴帽子美，偏要收罗时髦帽子，帽子不戴有啥用？他有爱帽子的怪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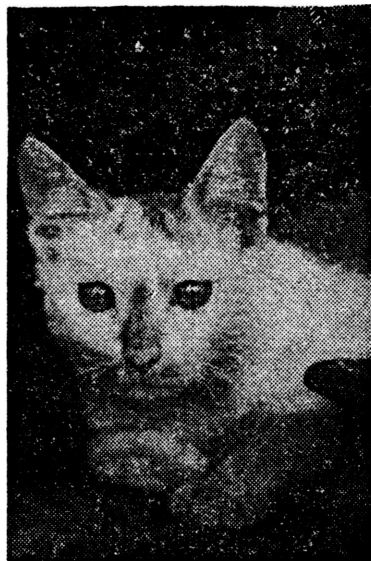
大人可以

卜磊

有时候，我很羡慕大人
大人体力强
上公共汽车时
可以横冲直撞
大人可以言而无信
大人可以飞短流长
大人可以整日喝烧酒
大人可以通宵搓麻将
大人真棒，做了错事
可以毫不脸红地
赖在别人身上

古代诗祸中的诗人

△杨惲：汉朝人，因《报孙会宗书》判以腰斩。
△薛道衡：隋代最著名的诗人，其《昔昔盐》诗中有“暗牖临蛛网，空梁落燕泥”之句。隋炀帝认为这是讥刺朝廷昏暗，便以忤逆罪，赐死薛道衡。
△王僧虔：隋代著名诗人，因“庭草无人随意绿”诗句，得“讥刺朝廷”罪，被杀。
△张元干：南宋著名词人，他曾先后写出两首《贺新郎》，为主战派将领李纲、胡铨被贬鸣不平，结果受到迫害。
△王庭圭：南宋著名诗人，曾作两首七律诗，痛斥卖国奸臣秦桧流放，结果被秦桧流放。
△徐骏：清代诗人，因一清风不识人，何故乱翻书之句，被雍正处死。（庆祥）



我家的猫 安喜摄